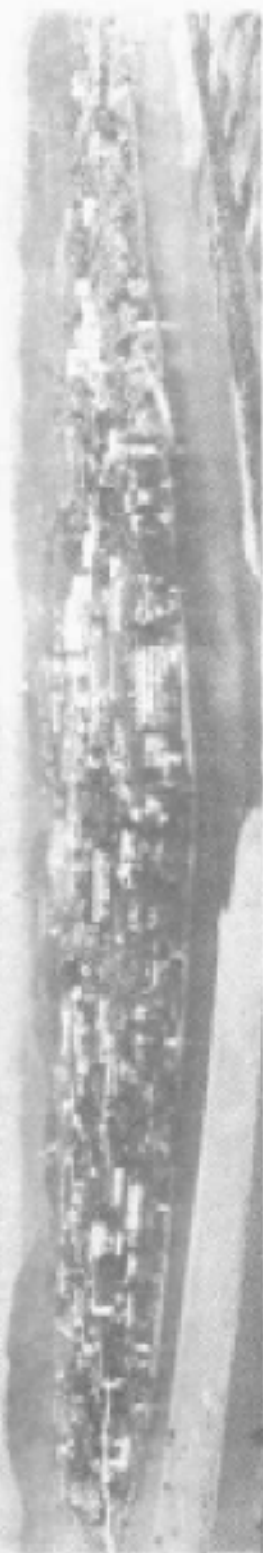


2180/15



永興縣城全景



革命烈士纪念碑

黄克诚同志题词：百多年来，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斗争中
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唐天际同志题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永 兴 沿 革

廖盛时

永兴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罗霄山脉西麓，耒水中上游。地处北纬 $26^{\circ}08'$ ，东经 $113^{\circ}06'$ 。东邻资兴，南接郴县，西靠桂阳，北连耒阳、安仁，面积为 1979.4 平方公里。“气雄南极，势压三湘”。

永兴周前属荊州，春秋战国为楚地，秦属郴州。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置便县。县有便江，以江得名，属长沙国、桂阳郡。县治在今农机局附近。晋末省便入郴，宋、齐、梁亦同。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五五九年）复置便县。隋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又废。唐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从郴县分北四乡置安陵县。因战国为楚安陵地，故名。县治在今高亭司侧古城村，属江南道、桂阳郡。唐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改为高亭县，以今马田镇寨下村的高亭山（又名寨岭）得名，治移至今高亭医院附近。宋元属湖南道郴州郡，明属湖南布政司、郴州府。宋熙宁六年（公元一〇七三年）治迁便江北岸今址，正式定名永兴县。当时属湖南道、郴州郡。永兴从置便县至今近二千一百余年历史。两次撤拼，四度易名。到清顺治四年始入版图。

永兴清朝设四乡，乡以下分二十都，每都又分为十甲。

东曰延道乡，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都；南曰长庆乡，辖坊（坊都为四都、县无五都）、七、八、十、十二都；西曰金陵乡，辖左、右（实为二都所分）三、六都；北曰永兴乡，辖九、十一、十三、十五都。民国时，全县分为环城镇和石龙、柏和、洞义、金安、仁勇、三王、唐明、乌市、龙山、滩磊、云峰、文良、太平、悦油等一镇十四乡。

解放后，行政区划有过几次大的变动：一九五〇年废保甲，建区乡。设七个区、六十六个乡；一九五六年五月，撤区并乡，设二镇二十八个乡；一九五八年撤乡镇，建立十一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调整为二十四个公社；一九七〇年合为二十个公社；一九八一年恢复二镇二十四个公社；一九八四年改为二镇二十四乡；至今有八镇十七个乡。八镇为城关、马田、湘阴、金龟、柏林、鲤鱼塘、塘门口、龙形市等；十七乡为三塘、油麻、悦来、洋塘、复和、高亭、油市、碧塘、城郊、黄泥、香梅、樟树、大布江、千冲、七甲、洞口、太和等乡。乡镇以下，设三百三十九个村、四千多个村民小组、二十五个居委会。

县内居住着汉、苗、彝、壮、满、侗、瑶、黎、土家、朝鲜等十一种民族。有近一万人侨居在英、美、法、泰、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十七个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素有“侨乡”之称。

永兴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半山区半丘陵区。“水绕而明、山峻而清”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1498 毫米，常年平均气温 17.5° 摄氏度，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县境四周高，中间低，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部山岭横亘、河谷交错、西南面山丘起伏，川溪相连。县城东西长 76 公里，南北最宽 56 公里，最窄 6.3 公里。狭长如带，

形似蚕。海拔最高点 1368 米，位于七甲乡深洞村的事子坳。最低点 93 米，位于便江下游的塘门口。县境内有河溪 149 条，控制流域较大的有便江、西河、大布江、注江、九三河、油塘河。横贯县域中部的便江，属耒水上游，源出桂东，经资、郴从车渡口附近入境。流经碧塘、城郊、城关、塘门口四乡镇，境内长 21 公里，于大河滩过来阳注入湘江。县内主要山峰有金龙仙、金宝仙、候憩仙、东岭、雷公岭等。山地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木材蓄积量 64 万立方米，主要有杉、松、樟、梓。南竹分布便江两岸。油茶林有 73 万亩，常年产油四万担左右。是全国闻名的“油茶之乡”。主要矿藏有煤、铁、锰、锌。煤储存量为 3.5 亿吨。省属湘永、马田煤矿都在境内，是全省重点产煤县之一。境内交通方便，“南直交广之冲，西引衡岳之麓、北带茶攸之壤，东连吉赣之雄”。有主要公路 40 条，长 759 公里。京广铁路线穿过县境西北，境内长 20 公里。设有枣子、马田圩、高亭司、油市四个车站。便江可以通航，上至郴资、下通湘江。

永兴名胜古迹甚多，“足以供游瞩、恣吟眺，亦好古者所乐道”。境内有文笔千寻、洪涛八尺，碧潭起雾，瀑水生花、森口客舟、卧江石狮、飞鹅悬岩、天马行空、石屏拥翠、龙耳生烟、潘园仙非、穿坦仙拳等十余景。驰名中外的湘南名胜观音岩，相传始建于唐。前临深渊，后倚石峰，沿岩建阁，造型奇雅。高九层三十米。前有卧江石狮，后有石猿税途，左有石僧拜佛，右有石屏拥翠、中有观音在洞，内藏甘露神泉。明徐弘祖于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四月游历到此，并将景观写入《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县东三十里依山傍水的侍郎坦，传因唐韩愈谪阳山令，泊舟于此而得名。坦内现有“昌黎经此”韩愈手书阴阳两幅大字和名人骚客题刻。

位于樟树乡的候憩仙相传“汉诸葛武侯憩此，故名”。山上有营坪和孔明井遗址。据史料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名将“一只虎”及太平天国领导人物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都先后到过永兴。

永兴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852年8月太平天国义军过境，人民积极响应。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我县先驱者刘重配合黄兴积极参与筹划，后被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我县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被推选为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学生会主席，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期间，全县先后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学习的学员达二百余人。1926年我县建立了中共永兴支部，1928年在朱德、陈毅领导的著名湘南暴动中，建立了永兴县苏维埃政府。中共永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先后有三千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九八二年县人民政府在县城桐子山兴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黄克城、唐天际同志分别题词和书写碑名。

阮阅：《郴江百咏》（录三首）

阮阅，安徽舒城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徽宗宣和五年（1123）任郴州知府。著有《诗总》。另有《郴江百咏》一书，盖郴州任内所吟者。喜为七绝，时人称为“阮绝句”。

(一) 古 便 县

兔葵燕麦撼春风， 废址颓垣古县封。
聚落已迁江上去， 隔林依旧两三峰。

(二) 古 高 亭

苍苔黄叶满闲庭， 门对南山数点青。
过客不知兴废事， 犹言汉县是高亭。(汉县一作县字)

按：宋熙宁六年（1073），改高亭县名永兴县，县治由高亭迁便江北岸今址。距阮阅任郴州时仅五十年。

(三) 雕 玉 山

培接崎岖石面霄， 何曾湿润似琼瑶。
一堆顽碧郴江上， 纵有昆刀不可雕。

〔原注〕：山在永兴县，以远望似雕玉得名。

按：雕玉山，今无考。溯便江而上到侍郎获，两岸皆红砂岩石，非“一堆顽碧”；顺流而下到塘门口，两岸亦无石山似雕玉者。疑此山即今湘阴乡内之龙角山。山顶以风雨侵蚀，青石显露，远望绉裂折裂，颇似雕玉，当地群众叫做花石寨。又从郴州到永兴，路经碧塘时即可望见此山，均与诗意相符。录此以供研究。

刘重传略

刘赞延

刘重，又名进修，号钦实。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三日（清光绪八年壬午夏历四月廿八日）出生于湖南永兴县江霞冲。他父亲名代岳，字典夔，是一位有道德学问的秀才。性淡泊，不乐仕途，在家设塾授徒，兼以课子，一时从之者众。生子二，长名昌玺，刘重居次。

刘重幼时，非常顽皮，不爱读书，父教甚严，屡遭痛斥。他伏案读书时，常在桌下系根绳子，两足踩在绳上，摇晃运动。他父亲外出时，常把他锁在房中，指定读书。他却在房中摆设板凳书桌，练习跳跃。一次被他父亲闯见，要他背诵，他背不出，盛怒之下，将他一脚从楼上踢到楼下，他却趁势纵身一跳，安然着地，若无其事。

迄到青少年时期，豪放不羁，聪敏过人，胸怀大志，有胆有识。不屑习举子业，鄙弃作八股文。涉猎经史子集，读书不求甚解。文思敏捷，下笔成章，常使乡中父老为之惊异。

一年，他赴县城应童子试，信笔直书，文如宿构，每场总是交头卷。有次出场后，独在考棚前院散步，兴致勃发，一跃登上墙头，眺望远景。当被差役看见，喝令下来。他回到场内，仍然坐在自己位上，当时主持考试的是永兴县知县

赵维诚，怒而斥之，查阅考卷，知道他是刘典夔的顽皮儿子，就令他退场，不许他考。他毫不在乎，大摇大摆地走出考场，并大声喊道：“你不许我考，我不过丢掉一个县里的案首（

第一名）算得了什么？我要到州里（指郴州，当时永兴县是郴州所属六县之一）去取个案首给你看，你将奈何我。”后来，果如其言，在郴州竟考取了案首秀才。这时，他才二十岁。

一九〇三年，他负笈去省城，进入游学预备科，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参加学生运动。先后结识刘揆一、黄兴等革命先进人物，加入华兴会，并参加了以马福益为首的哥老会。一九〇五年，长沙发生迎葬陈天华烈士事件，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为反动当局所注意，为了避免陷害，只得辍学。从此，他便积极投入革命运动，联络各地会党，为革命奔走。

一九一〇年，黄兴等在沪决定在广州起义，刘重随谭人凤由沪回湘，筹划举事。谭派他与彭帮栋赴湘粤边境各县，联络当地哥老会及三点会党徒，准备力量响应。武昌起义后，他奉焦达峰之命，在湘南相机策动起义。他于十月廿二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在永兴聚众起义，被推举为县知事。旋因焦督被害，谭延闿压制党人，未几去职，赴省转渡。

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选举国会议员，刘重当选为众议院候补议员。一九一四年七月，汤芎铭拟裁撤驻衡阳之守备营二十营。刘重运动守备营统领赵春霖在衡阳起义，赵任湖南讨袁军司令，刘重任参谋长。旋因汤芎铭的镇压而失败。一九一六年，护国之役他任曾继梧部参谋。一九一七年，国会解散，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刘重赴广州，任大元帅府咨议。一九一八年春，护法运动，南北战争时，程潜任湘军总司令，刘重任总司令部参

谋处长，由衡阳退至郴州，驻扎经年。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开会，为补足人数，由候补议员递补出席，刘重因而得以参加广州非常国会。一九二二年，国会二次恢复，他补选为正式议员。

刘重身材瘦长，矫健敏捷，善于走路和跳高，能日行二、三百里，曾有“飞毛腿”、“神行太保”之称。平时虽备轿马，但很少乘骑，他的随从人员，常因跟赶不上所苦。在他的一生中，参加革命活动，冒险犯难，历经不少风险，每当紧急危难的关键时刻，都因他有这种善走善跳的特殊本能而化险为夷。例如：一九〇四年，华兴会在长沙策划起义，不幸事泄，他从湘潭飞报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又奉马命赶赴长沙报告黄兴，刘揆一迅速戒备。为时不到半天，辗转奔走，使革命免遭损失，深受党人赞扬，传为美谈。又如：一九一九年，他任湘南游击司令，向各方策动收编队伍。在这段活动过程中，他曾两次遭遇风险。一次，他带了几个随从人员，来到我们村子里（永兴板梁刘家），在一个族人家中住了两三天，终日饮酒打牌。当时，我村驻有广西武卫军马济部的一个营，营长（他们喊帮统）叫谭占荣。第三天，谭就将他扣押起来，解到郴县栖凤渡马济的司令部，关押了三个多月，他的一个随员买通看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将他放走。另一次，是在郴县首家洞附近，有人暗中布置捉拿他，当时，他带着几个随行人员和一轿一马出走，可是他既不坐轿，也不骑马，个人单独走在前头很远。结果，敌人拿住他的一个骑在马上随员，而本人却安然脱险。

赵恒惕统治湖南时，对刘重表面拉拢，并以省长公署高等顾问相羁縻，实则暗中防范甚严。原因是两人的政见不同，赵挂着联省自治的招牌，实际倒在吴佩孚的怀抱里，替吴充

当鹰犬，阻挠孙中山北伐。刘则身为国会议员，向来信奉孙中山的革命主义，拥护北伐主张，而且，他和程潜的关系较深。因此，他与赵恒惕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敌对地位。一九二四年秋，刘重接到粤方友人函电（听说是程潜），催促前往广州，他便计划秘密离湘。这时，他母亲的坟墓塌陷了一边，他就借词回籍修墓，在家里住了些时，就轻装简从，间道赴粤。他自以为行踪秘密，放松警惕。殊不知赵恒惕早已派遣密探，尾随其后，并已密令沿途驻军严密查缉，就地枪决。他行至郴县樟桥的时候，住宿在一家饭铺里。这晚，密探也住宿在这家饭铺里，而他却没有察觉。次晨，他继续前进，个人单独动身先走。行至郴县与宜章的交界处大坪里地方时，他不见后面的行李和轿夫跟上，（他们已被扣留），又折回樟桥，遂被捕。当即解到驻防郴州的湘军第四师李品仙旅司令部，未加讯问，次晨破晓，就被秘密杀害。时为一九二五年一月八日，即民国十三年甲子夏历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天，经他的随员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于瑶岭狮形祖茔。

刘重被害时，年四十三岁。遗妻梁氏及二子三女，长子克明，次子克歧，在刘重死后数年，相继死亡。现存二女，一名文节，一名如青。如青现住永兴悦来乡玉泉村张家。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李保陆简介

党史办 何希智

李保陆，又名李澄清，一九〇一年出身于永兴县洞口乡大坪村，毕业于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即一九二六年任永兴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审判劣绅彭焕庭和反动军官曹藩时，他任审判员。彭被处决后，其子彭镜怀恨在心。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李保陆隐蔽在长沙。当听说刘坤一（县党部监察委员）去了武汉时，他坐立不安，又起程往武汉方向去，当他步出长沙车站时，碰到彭镜，彭一见李保陆便大叫抓共匪。李保陆躲避不及，当场被国民党宪兵抓住，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杀害在长沙市，时年二十八岁。

南京起义的回忆

王宴清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亲自指定我担任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负责南京近郊的警卫任务。由于亲戚们的影响，地下党的教育，我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五日凌晨，在南京率部起义，渡江投向解放军，给蒋帮以巨大的震动和沉重的打击。时间虽已过去三十七年了，此情犹历历如昨，现将经过情形，回忆如下。

（一）中共地下党员表妹之暗示

一九四六年我当上了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副师长（四十八军改编为八十七军），驻北平西郊，这时表妹邓柏来到北平上大学，她经常带来一些同学来到我的家里，这些大学生都是些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她们从《中国之命运》一书谈到《新民主主义论》，从国统区人民抗议美军暴行，谈到“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她们对国民党提出的划长江南北而治的宣传，完全持反对意见。我很赞赏她们的爱国精神，有时也很同情她们的论点。渐渐地我的住宅从大学生们的讨论会场，变成了大学生们躲避国民党政

府跟踪搜捕的防空洞了。此时，我自己也经常收听中共邯郸电台广播，得知解放区已实行土改，贫苦农民分了土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已在解放区实现了。人民欢迎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一天，表妹邓柏暗示我：希望我将来有机会能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我很诧异她小小年纪也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却也有些心动，只含糊其辞的告诫她：“年青人不懂事，不要冒失、闯祸。”从此，我表面上虽然渡着悠闲而安静的（副师长不管具体事）生活，但思想上却在思索着许多重大问题，面对着国民党日趋腐败、反动派日落西山的现况，何去何从的问题，经常萦迴脑际，更觉万分苦恼徬徨。

（二）舅父母北平之行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夏及四八年夏，舅父母先后两次来北平与我共话时势。因是至亲，又是年纪相近的长辈，一贯过往亲密，自然无所顾忌，无话不谈。我们一致认为国民党的历史任务即将结束。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今天的潮流是全国被压迫人民求解放，这是不可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支持人民解放运动的就是正义的也是革命的，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徘徊犹豫。我认为舅舅如能找到共产党联系，比表妹会更稳妥可靠些。我向舅舅表示了自己要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的心愿。为了今后的行动方便，邓舅认为需要在自己的周围多有些愿意革命或同情革命的人。我考虑八十七军新任军长段诤是个思想敏锐，有爱国心而又很正派的军人。他夫妻两个都是湖南衡阳人，平日我们谈话很投机，乃将舅父母介绍给段军长。段夫人陆兆麟，是舅母在湖南三女师的同

学，她们一见如故。段军长邀请舅父舅母、我及我妻子曹恬同去颐和园小住，共叙乡情。我们六个人，从个人说到家庭、谈到国家；由过去讲到今天，推想到明天，思想上由远而近，感情变疏为亲，完全志同道合，都有为拯救中华齐心协力、赴汤蹈火的决心。我高兴，我兴奋，我得到了知心人，只是还没有理想的带路人。

（三）蒋介石突然召见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蒋介石突然来电召见。究竟为了什么，不得而知。我怀着重重疑虑，专程南下，按时赶到黄埔路总统官邸，见门外只有一个宪兵站岗，紧张的心情才稍稍缓和下来。进门后侍从武官和颜悦色引我到蒋介石的会客室，并招呼在客位上坐下来。不一会，蒋介石从里屋缓步踱到客厅，只见他面容憔悴，忧形于色。他首先问我：“你从哪里来？”我心存戒惧，不敢离题随便说话，只答从北平来。他问：“你的部队在干什么？”我答：“部队先是招到北方失学、失业青年，正在整训。”他一边问我，一边对我仔细打量。然后又查看我的履历表，他一边看一边点头，不断的嗯、嗯。我正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他突然问我：“你没有当过师长？”我履历表上缺少的正是这个职位。这一问，似乎是暗示我，你可要当师长了。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什么，只好答应是的，是的。他根本没有给一句明确的，有具体内容的话。又突然说：“你回去吧，听我的命令。”这次召见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北平不久，就接到国防部命令，调我到南京任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

（四）九十七师给我的喜和忧

当了师长掌握了实际兵权，有了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从此，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我是件大喜事。但蒋介石任命我为九十七师师长，是有他的着眼点的。主要是我一直在他的嫡系部队十八军工作，抗日战争末期又在青年军工作，当过三年多副师长（有两年多是整编师副师长），在副师长职中是比较资深的。由于九十七师是蒋军中的御林军，所以师长一职必须慎重选择，由蒋亲自决定。我到职后，军长赵霞私下告诉我：“九十七师师长一职，国防部一厅，签呈了好几个人，总统没有批，单选中了你，这可不容易呵！只要你好好的干，不愁没有前程”。他讲这话的目的，当然是要我替国民党尽忠，死心踏地跟蒋走，却也增加了我的惶恐不安。

原来九十七师是由这样三个团组成的：二八九团，其前身是军委会警卫团，直接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的。二九〇团，其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直接负责陈诚的警卫工作。二九一团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警卫团，顾祝同任陆军总司令时又改为陆军总司令部警卫团，直接担任顾祝同的警卫工作。蒋介石把三个团编在一起，组成首都警卫师，由总统府侍卫长石祖德兼任。平时担任总统邸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看家部队。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全面失利，兵员补充，供不应求，首都防务，捉襟见肘，才不得不把这支御林军改编为野战军与一〇二师合编为四十五军，负责南京近郊的警备任务，

归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我担心这样一个结构复杂的队伍没有十足的魄力手腕和充分时间，是难能完全控制，更别说拉动这支部队了。

（五）和党取得联系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到九十七师上任以后，在南京东门街十七号安了家，休息时常去舅舅家叙谈。那时，国民党政府，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恶化，人民的苦难日甚一日，已显示出这样的政权不能维持很久。我和邓舅都希望能尽快找到中共领导。恰好邓柏表妹还在南京（她在北平华北大学时已参加中共北平地下党，因搞学生运动，被追捕与党失去联系，先我一个月来南京住在邓舅家），她知道有一位永兴老乡，过去曾是中共党员，现在南京大刚报当记者，可以试探一下。表妹引这位老乡（当时他化名陆平，真名李益之）到邓舅家认乡亲，介绍了邓舅夫妇的思想和为人自己就回湖南了。从此陆平，经常主动来邓舅家，并亮出了自己身份。为了方便陆平夫妇，邓舅让他俩住在自己家里，作为藏身之地。在邓舅家我们由谈家常转而谈及国事。陆平先生是新闻记者，见多识广，给我介绍解放区的种种情况，继而讲到中共统战等等政策，彼此逐渐熟悉，进而互相了解、信赖。一天我向陆表示：“国民党确实已无可救药，我对它已完全失去信心，愿去解放区为人民解放事业出力。”陆对我的坦率诚恳，先是赞扬鼓励，转而要求我发挥更大的作用：“率部起义”。我说明九十七师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看家部队，上上下下多是他们的心腹、死党，我当这个师长不满百日，想拉动这支部队，谈何容易。陆表示愿给我时间考